

書

古方略自序

世言間多功鮮敗不用間則亡

孫武曰伊摯間夏呂牙間商明

君賢相上智爲間功乃可成果

爾則伊呂洵謀者流而湯文尚

譎也何言之誣與或又曰秦繆
公聽內史廖留由余以間戎王
趙魏拒左車周叔策淮陰間知
之故勝李廣不擊刁斗數遣間
壁堅野清虜亡所掠去顧予觀

燕昭王任樂毅敵間無自入陳
平間楚亞父楚方擊沛公而羽
季父夜馳告張良以實繇是推
之善兵者多間詐敵孰若推誠
任士夫國無心膂之臣衆叛親

離而欲間爲吾用間豈足恃哉

新安余懋衡書

間序畢

古方略間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孫武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慶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

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

此術屢驗

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不辨知。其姓名。虛察其人。之巧拙。誠僞。

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我間者

兵。法。在。此。不。獨。用。間。

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此言謬甚

宋蘇洵曰。夫兵雖詭道。而本于正者。終亦必勝。今孫武五間之用。共歸于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于詐。百輔而千穴敗。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相之所上。明君賢相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

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于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芑山氏曰。洵論甚確。然錄此于間部者。非謂間足恃也。欲使後世知五間非兵要耳。

卓菴氏曰。間雖不足恃。然所云取于人。知敵之情者。萬世不可易。不知敵情而能致勝者。吾未之見也。但知敵之情。宜別有道。未可專恃間耳。

田單解圍破燕

樂毅圍齊卽墨期年不克。或讒之于昭王。昭王引言

者斬之。自是莫敢復有謀者。及昭王薨。惠王立。惠王

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

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年。樂毅與燕新

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懼他

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犇趙。田

燕禍此始微不可不謹

物腐蟲入

毅知王遣代將誅已也

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此激怒士卒之法

殘忍以取勝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

鍤鍤也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

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

利而誘之，且以明約降，非詐此處尤深密

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

淺甚，即胥臣蒙馬以虎皮之術

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

使用之于晝則不足疑敵矣

束葦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

至此老弱皆可用，深得器使之意

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古方略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益多乘勝。燕日敗亡。
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于莒。入
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

或曰怒士怒牛。皆以譎勝。

芑山氏曰。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
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田單之謂邪。愚謂單
特以惠王疑樂毅。得行其反間耳。非果奇計足取

勝于燕也。遷極稱其奇正相生。非也。觀遷之言。皆
襲蹈兵家成語。古方略不以爲奇。但附入間類甚
確。○陰陽術數廢之可乎。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
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
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
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繇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
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
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
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宋徽宗政和五年。晏州夷

古方略 卷之一
茵卜漏等反。詔發陝西軍三萬。以趙適爲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等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圍夷。爲適敗潰者悉赴之。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簡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狻。適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石挽藤而上。得狻數十。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狻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繩梯引下。人人啣枚。挈狻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狻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狻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生擒茵卜漏。晏州平。按此卽田單火牛之法。但單用之于易。適用之于險。地勢稍殊耳。

惟適氏曰。宋高宗時王德討邵青于崇明沙。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凡用古法。非益變化。出敵意外。徒自取敗耳。宜以邵

青爲戒。

應侯間廉頗

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

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

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繇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

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

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

乃遣使者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

皆安于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

言邑之有城市者

十七、願再

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

深達事理

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後秦左庶長王齕齕音統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于長平。長平在上黨西四十一里以按據上黨。

民。按據言依據上黨地險引援其民而拒守之也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

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趙相謀，樓昌請發

重使為媾。媾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

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

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

聽，使鄭朱媾于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趙王愚至此

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

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范必顯重之以

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

不救王。則媯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媯。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問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

空言無補多類此

奢何不預告王

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齧爲裨將。令軍中有

古人命將。不令敵知。

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人欲去以

力脅止曰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見許慎說文李左車說成安君禽韓信亦然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馬不帶甲擊

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
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
許周子曰夫趙之于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
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
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
矣齊王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
來攻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
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
安君盡坑殺之

或曰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歸趙此非得脫也起蓋欲歸者言秦之兵威以

破趙人之膽。將乘勝取邯鄲耳。爲應侯所沮。故其計不果行。

芑山氏曰。惠王疑樂毅。而田單之間入。趙王怒廉頗。而應侯之間入。非間術工也。自間耳。凡人主喜怒。不宜令人窺測。卽此可推。○歐陽脩云。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皆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

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愚謂後世用人。當三復斯言。

卓菴氏曰。始韓以上黨委趙。固曰與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是欲合趙以攻秦也。及趙以上黨被兵。堅壁待救。齊楚赴之。而韓不一至。卒致長平之敗。趙固愚矣。而韓以鄰國爲壑。庸獨愈乎。且韓爲此舉。不特無制秦之力。并無制秦之心。其所以納地約交。不過徼倖緩旦夕之亡耳。而不知地盡力虧。以小利而嫁人鉅禍。趙獨何心。能復爲韓屏蔽邪。

淮韓最先滅。趙次之。蓋二國之主。視諸君為尤劣也。

陳平間楚

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乃謀間楚。項羽使使

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孫子所謂親而離之也。此術淺陋。若羽不悟何。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平習知項王信○謔故專用間

項王不信。不肯聽。五月。將軍紀信言于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

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

左纛。音毒。又徒到反。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曰食盡。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

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芑山氏曰。紀信誑楚奇甚。陳平特用譎耳。漢得天下。豈盡曲逆侯力哉。○魏于謹嘗為賊所圍。以嘗乘駿馬一紫一駟。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此

與紀信誑楚略同。但信忠果。欲為漢王地。謹則愚二人自為地耳。

惟適氏曰。本朝 成祖謂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嘗擾永昌。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去吳高。則楊文不足慮。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其函。與楊文書。達于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于楊文。極稱其美。于是二人皆以聞。 建文果疑

高。左遷于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繇是人心疑貳。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按此亦反間之法。

光武宣布李軼書

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

軼附更始

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

事見更始元年

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

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

十餘萬。河南太守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

于士鄉。亭名屬河南郡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

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季文，李軼字。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惟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絲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或曰：宣露軼書，疑敵使自相攻也。與反間同。

李靖襲破頡利

唐貞觀四年，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石。磧石，匈奴南界，磧石之地在賀人山西去鷓馬邑雲中郡。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崞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即飲馬長城窟。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

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入磧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

綱目書嚴譏違詔失信也

許降使者指唐儉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

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儉來大喜意自

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走靖軍至虜眾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於磧石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至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芑山氏曰詔迎頡利入朝而靖勒兵襲之非矯制挑釁慮頡利猶豫生變耳假令頡利委心內附無走入磧北之意靖亦何樂有是舉哉

裴行儉間伏念溫傳

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之行儉軍

于代州之陁口陁口即雁門多縱反間絲是伏念與

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

襲曹懷舜時懷舜為副總管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

程務挺程振之子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懷舜約和而

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

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

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侯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它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之法使迎前勞之。少選少選猶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于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

儉嘆曰。渾濬爭功。晉二王伐吳事。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芑山氏曰。散虜則多縱反間。受降則仍令嚴備。此間與備兼用者。古方略附入間部。以其先用間。後設備。所重在間耳。

李晟立斬賊間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或曰泣與怒皆寓機略。泣以激厲忠敢。怒以懾服逆叛。至泚之不能惑晟。雖晟天植不移。亦逆順素

明也。

芑山氏曰。斬遺家書使者。雖明示爲國不顧家之意。亦見志存討賊。義與泚絕。使讒間無自而生。此尤晟當日苦心。

韋皋拒吐蕃

唐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繇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

關。五千寇銅山。皋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芑山氏曰。此亦攜其黨之法。借東蠻轉致吐蕃者。欲吐蕃疑雲南耳。反間多此類。○雲南足助吐蕃則分之。東蠻足助中國則連之。此處非機智不可。

雲南擊吐蕃

唐德宗貞元十年。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

請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雲南

王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

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

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歔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

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

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

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

○因吐蕃徵兵而嚴擊之。此亦兵家出其不意之法。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吐蕃大破之。取六十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芑山氏曰。此非佐時能勸異牟尋也。先是韋皋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威聲足震。讐雲南。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皋復遣雲南王書。約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城相保。永同一家。異牟尋遣使詣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皋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皋遣使慰撫之。愚意惟韋皋先遣以書。朝廷繼賜以詔。異牟尋願

棄吐蕃歸唐。然後佐時之言易入。點蒼之盟可成。

繇是推之。諭異牟尋使歸順者。韋皋耳。佐時特往

宣詔書耳。本朝陳仁錫謂佐時先絕和吐蕃之

路。後諭使歸順。專歸功佐時。此讀史不考本末之

過也。學者詳之。○李泌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

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

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卒起於雲南。以此

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強。其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

固封守。不來不彊。來則勿拒。庶幾不召禍籓籬之

外耳。

間留守林仁肇

宋太祖開寶五年江南主李煜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執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簡盧絳募兵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

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或曰。吳殺伍員。趙殺李牧。楚不用范增。此昏庸通患。皆不旋踵而敗。鳩殺仁肇。勢所必至。豈暇厚責江南主哉。

芑山氏曰。不賂侍者。必不得仁肇畫像。故漢高與陳平黃金四萬觔。恣所欲爲。不問出入。古今未有用間而不費財者也。

种世衡間野利

宋仁宗慶曆二年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有并吞

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

昊倚為心腹凡勝我軍皆二將策也种世衡方城青

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

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用詐白於帥府表授二班

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嵩感恩既深

世衡反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

卒無一辭怨望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爾

吾戒爾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爾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嘗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插楚乎。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媼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遣王嵩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

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何兒戲尚爾。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插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

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
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
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
將軍箱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
以進書入移刻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
利陰遣使將假為野利使使於世衡世衡知元昊所
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
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
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

世衡謀已行矣

元昊又墮世衡術中

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
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
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死矣世衡
知謀已行因欲奔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
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
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
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
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
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

欵。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

芑山氏曰。此特陳平間楚亞父之術。非有深計。然元昊卒失野利天都。久乃知爲世衡所賣。元昊之愚如此。籍等不思併力討賊。甘心通好。豈終謂元昊必不可滅哉。

岳飛間劉豫

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繇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齋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芑山氏曰。遣間齋書。使相吞噬。劉豫旣廢。則金人以中國攻中國之勢少殺。虜可徐圖。

卓菴氏曰。間雖非賢智所上。然用以制虜。及臣子

之叛亂者。則雖間而不失其正。所謂幾以成天下之務也。先儒以春秋爲聖人之權書。正是此意。而說之者必引例晦義。雖敗狄大鹵。猶以爲譏。此愚所不服也。如武穆此間。適得要領。將亦以爲譏乎。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間卷之一終



書